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  
第二十五回 張天師計擒金定 姜金定水圍逃生

詩曰： 截海戈船飛浪中，金蓮寶象即蛟宮。  
水紋萬疊飛難渡，魚麗千峰陣自雄。  
映日旌旗懸蜃氣，震天鼙鼓吼颯風。  
饒他夷女多妖術，敢望扶桑一掛弓。

夷女姜金定詭計不行，說道：「俺敗陣而去，你不敢趕來；莫若你先敗陣，待我趕來何如？」王良心裡想道：「趁著他教我敗陣，不免將計就計，奉承他一槍。」應聲道：「我便敗陣而走，待你趕來。」好個應襲王良，說聲「走」，真個是狀元歸去馬如飛。姜金定一馬趕來，王良拖了一桿丈八神槍，只見姜金定看看的趕近身來，他扭轉身子，颯地裡一槍，把個姜金定嚇得魂不附體，魄不歸身，一時間措手不及，只得把個衣袖兒一展。王良急地掣回槍來，早已把個衣袖兒扯做了兩半個。衣袖兒扯做了兩個半不至緊，中間掉出一面小紅旗來，只聽得忽喇一聲響，如天崩地塌一般。虧了王良，連人帶馬就跌下一個□餘丈的深坑底下，上面紅光相照，火燄滔天。將欲往上而行，正叫是上天無路；將欲策馬而走，卻又是四壁無門。好悶煞人也！

姜金定得了勝，又來討戰。二位元帥問道：「怎麼夷女又來討戰？」藍旗官說道：「右先鋒劉蔭出馬，一道青煙燭天，不知下落。應襲王良出馬，一道紅煙燭天，不知下落。」王爺道：「似此說來，卻不陷了我南朝四員將官了！」藍旗官道：「是四員將官了，第一員是武狀元唐英，第二員是狼牙棒張柏，第三員是銅鈴眼劉蔭，第四員是應襲王良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似此一國，左戰右戰，戰不勝他；左殺右殺，殺不贏他。不如傳下將令，席捲回京，還不失知難而退之智。」王尚書道：「老公公請寬懷抱，自古道：『虎項金鈴誰去解？解鈴還得繫鈴人。』我們當初哪知得甚麼西洋，哪知得甚麼取寶，都是天師、國師二人所奏。今日我兵不利，夷女猖狂，不免還在天師、國師身上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目今夷女討戰，天師、國師怎麼得及？」王爺道：「今日天晚，且抬免戰牌出關，再作道理。」果然抬免戰牌出去，夷女見之，竟回本國，報上番王。番王大喜，說道：「朕的江山社稷，全仗卿家父子兵，不料卿之父、兄俱喪於南軍之手。今日江山牢固，社稷不移，此以賢卿貽我也。待事平之日，卿當與國同休，同享富貴。」姜金定奏道：「今日仰仗我王洪福，小臣本領，困住了南朝四將。明日出戰之時，定要生擒長老，活捉天師，燒了寶船，殺了元帥，才稱心也。」此時天色已晚，番王退朝，姜金定回去。正是：

玉漏銀壺底事催，鐵關金鎖幾時開？

誰家見月能閒坐，何處呼童不酒來？

卻說姜金定執妖邪之術，指望全勝南軍，盼不得天明，又來討戰。二位元帥正在議事，藍旗官報道：「夷女討戰。」王爺請三寶老爺同過天師船上請計。馬太監道：「俺們今日也去拜天師一拜。」王爺道：「即如此，請便同行。」三位竟到玉皇閣上，天師相見坐定。馬太監起頭一瞧，只見玉皇閣上面坐著上清、玉清、太清三位元君，左右兩邊列著都是些天神天將。這天神天將都是些三頭六臂，青臉獠牙，朱鬚絳髮。馬公道：「二位總兵在上，天師在前，似此兩邊擺列著天神天將，當原日醜陋不堪如此，倒反以為神，不知何以為其正果？這如今的人生得眉清目秀，博帶峨冠，聰俊如此，倒反不能為神，何以墮落輪劫？」王爺道：「老公公有所不知，當初古人是獸面人心，故此盡得為神，成其正果。這如今的人，都是人面獸心，故此不得為神，墮落輪劫。」馬公道：「老總兵言之有理。」馬公又起頭看來，只見兩邊神案之下，斜曳著有幾面大枷。馬公心裡想道：「譬如南京三法司，上、江兩縣，五城兵馬，理刑衙門，才有這個枷鎖刑具，怎麼天師是個玄門中人，用這等的刑具？若是俺當初在內守備的時節，不免動他一本，是個擅用官刑。」仔細一看，只見枷面上還有許多洗不曾淨的封皮，封皮上還有許多看得見的字跡，馬公起身看時，原來是廣西甚麼急腳神，又是潮陽洞甚麼大頭鬼。馬公又問道：「二位總兵在上，天師在前，似此兩邊供案之下，擺列著這幾面大枷，還是哪裡用的？」天師道：「老公公有所不知，天下有一等狂神惡鬼，擾害良民；有一等鬼怪妖精，為災作祟。這都是貧道該管的，故此這左一邊的枷，俱枷號的是急腳神、游手鬼、游食鬼、大頭鬼、靛面鬼、楊梅鬼，一千神鬼；右一邊枷，俱枷號的是雞精、狗精、豬精、驢精、馬精、驢子精、門栓精、掃帚精、扁擔精、馬子精，一千妖精。」馬公道：「天師如此神威，俺們今日何幸得親侍左右。」天師道：「承過獎了。」馬公道：「假如這海外妖邪，俱服老天師管轄麼？」天師道：「通天達地，出幽入冥，豈有海外不服管之理。」馬公道：「連日金蓮寶象國女將姜金定妖邪術法，陷我南朝四員大將，不知生死存亡，天師可也管得麼？」天師道：「老公豈不聞假不能以勝真，邪不能以勝正？既是女將姜金定有甚麼妖邪術法，貧道不才，願效犬馬之力，生擒妖婦，救取四將，遠報朝廷之德，近仰張元帥之威。」二位元帥道：「多謝了。」

天師即時出馬，左右列著兩桿飛龍旗；左邊飛龍旗下，二□四個神樂觀的樂舞生，細吹細打；右邊飛龍旗下，二□名朝天宮的道士，執符捧水。中間一面坐纛，坐纛上寫著「江西龍虎山引化真人張天師」□二個大字，門旗影影，一匹青鬃馬，馬上坐著一個天師，你看他：

如意冠玉簪翡翠，雲鶴髻兩袖扒袋。火溜珠履映桃花，環珮玎璫斜掛。背上雌雄寶劍，龍符虎牒交加。大紅旗展半天霞，引化真人出馬。

卻說姜金定又來討戰，只見南陣上兩面飛龍旗，兩邊列的是些道童、道士；中間一桿皂纛，皂纛之下坐著一個穿法衣的，恰像個道官樣兒。姜金定笑了笑，說道：「南朝殺不過俺們，叫道士來解魔哩！不是解魔，就是打醮，祈禱保佑昨日四個將軍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天師傳令，搖旗擂鼓，喊殺連天。姜金定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南朝有個甚麼道士，此來莫非就是他？」好個姜金定，即時擺開人馬，抖擻精神，高叫道：「來的敢是牛鼻子道士麼？」天師把個七星寶劍擺了一擺，把個青鬃馬前了一前，果見是西洋一個女將，喝一聲道：「小妖精，早早的下馬受死，免污了我這寶刀。」姜金定道：「俺把你這個大膽的道士！俺聞你的大名如轟雷灌耳，俺慕你的大德如皓月當空。我只說你三個頭，六個臂，七個手，八個腳，旋得地，潑得地，轉得人，原來也只是這等一個紡車頭、蚱蜢腿的道士麼？這正是聞名不如面見，面見勝似聞名。你今日到此何幹？莫非是自送其死？」天師大怒，把個七星寶劍就是一劍砍來。姜金定把個日月雙刀急忙的架住。天師道：「你把些旁門小術，淹禁了我四員大將，是何道理？還敢架住我的寶劍麼？」姜金定道：「兩軍對敵，一輸一贏。俺贏了唱聲凱歌，他輸了落草而走，不知走在哪裡，與我何干？」天師道：「好油嘴賤婢，還不早早的獻上四將出來，免你剮骨熬油之罪。」姜金定道：「不消多講話了。你說俺淹禁你四員大將，你如今算一算，算得你四員大將在何處，你便稱得過一個真人；若是算不出來，不如早下馬，受我一條繩索。」

張天師聞言，心裡想道：「今番倒被這個小妖精難住了我。」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，說道：「站開，待我算來，說與你聽著。」

好天師，連忙的掣起寶劍，對著日光晃了一晃，那寶劍噴出火來，又連忙的取出一道飛符，放在火燄上燒了，叫聲：「朝天宮的道士，把個硃砂的香几兒拿來。」怎麼有個硃砂的香几兒候候？原來天師的令牌，都是些天神天將的名姓，若還敲在馬鞍橋上，卻不褻瀆了聖賢？故此早先辦下了這個香几兒，以尊聖賢。天師把個令牌放在香几兒上，擊了三下，叫聲道：「一擊天門開，二擊地戶裂，三擊天將赴壇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雲生西北，霧長東南，東南上萬道金光，西北上千條瑞氣，半空中雲頭裡面掉將一位天將下來，長似金剛，面如重棗，丹鳳眼，臥蠶眉，拿的是青龍偃月刀，騎的是赤兔胭脂馬。天師道：「來者是哪一位天將？」天將道：「小神是漢末三分義勇武安王，現今職掌南天門的關元帥。不知天師呼喚小神，有何道令？」天師道：「今有西番出一妖婦，擅用旁門，困我四員大將。不知困在哪一方，你與我仔細看來。」關聖賢得了道令，一駕祥雲，騰空而起，撥開雲頭，往下看來，

只見南朝四將各在一方，好兇險也！聖賢即時轉到馬前，回覆道：「南朝四員大將，被西洋妖婦將石圍、水圍、木圍、火圍四圍，圍在東、西、南、北四方上。天師若不救他，明日午時三刻，化成血水矣。」天師道：「就煩聖賢與我破了他的圍法罷。」聖賢駕起雲來，飛向前去。正南上一拳，打破了火圍；正東上一腳，踢破了木圍；正北上一刀，挑破了水圍。正西上一鞭，只見這個圍是一座石山，任你一鞭，兀然不動。聖賢發起怒來，打一拳也不動，踢一腳也不動，挑一刀也不動。關聖賢仔細看來，原來是羊角山羊角道德真君的石井圈兒。這一個圈兒不至緊，有老大的行藏。是個甚麼老大的行藏？原來未有天地，先有這塊石頭。自從盤古分天地，這塊石頭才自發生，平白地響了一聲，中間就爆出這個羊角道德真君出來。他出來時，頭上就有兩隻羊角，人人叫他做羊角真君。後來修心煉性，有道有德，人人叫他做個羊角道德真君。這羊角道德真君坐在這個石頭裡面，長在這個石頭裡面，饑餐這個石頭上的皮，渴飲這石頭上的水。女媧借一塊補了天，秦始皇得一塊塞了海。這石圈兒有精有靈，能大能小，年深日久，羊角道德真君帶在身上，做個寶貝。卻是姜金定拜羊角道德真君為師，依著師弟之情，借他的來困住了武狀元唐英。關聖賢仔細看來，才知其情。沒奈何，放下了偃月刀，伸出了拿雲手，把這一座山提將起來，才放得武狀元唐英出去。關聖賢回了話，騰雲去了。

天師高叫道：「小妖婢何在？」姜金定說道：「有理不在高聲，何事這等的吆喝？」天師道：「小妖婢！你有多大的神通，敢把金、木、水、火四圍，圍住了我的將官。」姜金定道：「現在何處？」天師道：「你敢來瞞我哩！現在東、西、南、北四方上。」姜金定看見天師扞實了他，他把嘴兒啞了兩啞，把個頭兒搖了兩搖，心裡想道：「天師大德，名下無虛。」撥回馬便走。天師高叫道：「小妖婢哪裡走！饒你走上嶽摩天，我腳下騰雲追著你。」放開青鬃馬，趕近前去，把個七星寶劍就是一劍。姜金定急忙的閃開，急忙的懷袖裡取出那一桿一尺二寸長的白旗來，望地上一索，勒著馬照白旗之下轉三轉，指望圍住天師。哪曉得天師是個斬妖縛邪的都元帥，看見他取出白旗來，早已知道了他的詭計，把個指甲對著他指一指兒，那桿白旗喀策一聲響，化陣白煙而去。

姜金定看見圍法不行，只得掣過日月雙刀來，強支持幾下。天師的七星寶劍兩點般的下來，一來一往，一架一迎。一個是南朝得道的老天師，一個是西番保駕的姜金定；一個扶持大皇帝安天下，一個保守西番王做上邦。兩家這一場殺也，好一場大殺。有幾句俗語兒說得好，是個甚麼俗語兒說得好？俗語說道：江南一塊銅，一馬兩分鬃，一塊鑄成鑼一面，一塊鑄成一口鐘。鐘響僧上殿，鑼響將交鋒。一般俱是銅，善惡不相同。這一陣殺，是天師要心服姜金定，不肯輕易下手於他。

姜金定自知不是天師的對子，放開馬望正西上逃生。才走不過一箭之路，猛聽得前面一支兵搖旗擂鼓，喊殺連天，當先一員大將喝聲道：「潑妖婦哪裡走！早早的下馬蕩槍。」姜金定抬頭看時，原來是一個爛銀盔、金鎖甲、花玉帶、剪絨裙、通文會武的武狀元浪子唐英。姜金定吃了一驚，心裡想道：「他是俺師父的石井圈兒圍著的，怎麼輕易的得到此間？」姜金定情知是冤家路窄，更不打話，撥轉馬望正北上逃生。才走不過一箭之路，猛聽得前面一支兵搖旗擂鼓，喊殺連天，當先一員大將喝聲道：「潑妖婦哪裡走！早早的下馬，受我一頓狼牙釘。」姜金定抬頭看時，原來是一個鐵襖頭、銀抹額、皂羅袍、牛角帶、騎烏錐馬、使狼牙棒的千戶張柏。姜金定又吃了一驚，心裡想道：「這個人是俺水圍裡的人，怎麼輕易的得到此間？」姜金定情知是個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更不打話，撥轉馬望正東上逃生。才走不過一箭之路，猛聽得前面又有一支兵搖旗擂鼓，喊殺連天，當先一員大將喝聲道：「潑妖婦哪裡走！早早的下馬，蕩我一刀。」姜金定抬頭看時，原來是個身長四尺、腰大圍、回子鼻、銅鈴眼、騎一匹五明馬，使一桿繡鳳雁翎刀的威武副將軍劉蔭。姜金定又吃了一驚，心裡想道：「這個人是俺木圍圍著的，怎麼圍法都不靈，反惹他到來殺俺？」姜金定情知是個好漢不敵倆，好事不過三，更不打話，撥轉馬望正南上逃生。才不過一箭之路，猛聽得前面又是一支兵搖旗擂鼓，喊殺連天，當先一員大將喝聲道：「賤妖婢哪裡走！早早的下馬，受我一槍。」姜金定抬頭看時，原來是個青年小將，束髮冠、兜羅袖、練光拖、獅蠻帶、聰聰俊俊、裊裊婷婷、騎一匹流金弧千里馬、使一桿張飛丈八神槍的金吾前衛長公子應襲王良。姜金定一連看見這四員大將，嚇得心驚膽戰，骨悚毛酥，心裡想道：「這些圍法想都是張天師破了我的，教我四顧無門，多應是死也！」

只見天師提了一口七星寶劍在於中央，四面是四員大將，四支天兵，一片只是鼓響，一片只是殺聲，把個姜金定圍得鐵桶一般相似。好個姜金定，手裡拿了一枝簪棒兒，望地上一刺；早已連人帶馬刺到地上不見了。張天師連忙的走向前來，把個七星寶劍一指定住了。姜金定卻又走不脫，地下裡一戰碌爆將出來。天師又是一劍。好個姜金定，手裡丟下一段紅羅，連人帶馬就站在紅羅上，一朵紅雲騰空而起。天師即時撇過了青鬃馬，跨上草龍，一直趕到雲頭裡面，高叫道：「賤妖婦哪裡走！你會騰雲，偏我不會騰雲麼？」姜金定說道：「天師差矣！趕人不過百步。你在陣上，圍得我四面八方鐵桶似的，我欲待入地，你又要我入地無門。我得上天，還幸得上天有路，你怎麼又追趕我來？」天師道：「直待拿住了你碎屍萬段，才報得你淹禁我四將之罪。」姜金定說道：「四將已自出去了，怎麼又說是俺淹禁？」天師道：「是你放他出去的？是我老張打破了你的圍法，方才得出。」姜金定說道：「既往不咎，何必苦苦見罪。」天師道：「哪聽你這個花貓巧嘴。」照頭就是一劍砍去。姜金定只得舉刀相架，兩個人在雲頭裡面戰了多時。

姜金定卻又心生巧計，一隻手掄刀相架；一隻手取出那家傳的九口飛刀來，念動真言，宣動密咒，望空一撇，實指望取到天師首級。天師看見他明晃晃九口飛刀望空而起，反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你的飛刀焉能近我？」道猶未了，那九口飛刀看見天師，齊齊的望後一觸。原來天師是個正一法門，百邪逃避，故此九口飛刀看見他，便自望後一觸，早已四漫散了。天師罵道：「你這賤妖婢，敢在我跟前使甚麼飛刀之計，我叫你飛蛾撲火，自損其身。」連忙取出道符，放在寶劍頭上燒了。燒了之時，望空一撇，只見四面八方，天神天將一擁而來。姜金定又唬得心驚膽戰，骨悚毛酥，欲待駕雲而去，卻又四壁無門；欲待不去，只怕過會兒上有天羅，下有地網，那時悔之晚矣！姜金定無心戀戰，挨挨搗搗，只要尋個出路。張天師看見他挨挨搗搗，要尋出路，恐有疏虞，空費了這一番精力，連忙的取出一方九龍神帕，望空一撇，罩將下來。這個九龍神帕，原是太上老君受生的胎衣兒，斗方如壽帕之狀，紋成九道飛龍。若是罩將下來，任你就是天神天將也不能逃，莫說是個凡夫俗子。故此天師將帕收取姜金定。姜金定眼兒又巧，看見天師丟下寶貝兒來，他就隨著寶貝兒望下一響。天師只說是他在寶貝兒裡面，哪曉得這個姜金定連人帶馬撇卻雲頭，掉將下來，一掉掉在荒草坡下。

卻說南朝四員大將看見天師跨上草龍，竟往雲頭之上追殺夷女，都說道：「我們暫歸寶船，稟過元帥，另調兵馬來策應。」唐狀元說道：「不可，不可！我們若不是天師神通，焉能脫此大難？豈可天師斷殺，我們私自回營？」眾將道：「悉憑唐狀元發遣。」唐英道：「依我學生之愚見，紮立軍營，在此伺候。」眾將道：「伺候便罷，何必紮營？」唐狀元道：「列位先生有所不知，勝負兵家之常。果是天師得勝，那賤妖婢必定落將下來；倘或天師不勝，天師一定落將下來。我和你紮營在此，天師下來，便於救應；那賤婢下來，便於擒拿，豈不兩利而俱存？」眾將道：「狀元高見，學生輩遠拜下風。」

道猶未了，只聽得喀策一聲響，掉將一個姜金定下來。你看那四員南將就如猛虎攔羊一般，一個人使一樣兵器，各樣兵器一齊殺將下來，把個姜金定殺做了一塊肉泥，一堆肉醬。唐狀元說道：「是我珠纓閃閃滾銀槍殺的。」張千戶道：「是我八四斤重的狼牙棒打的。」劉先鋒道：「是我繡鳳雁翎刀砍的。」王應襲道：「是我張飛丈八神槍刺的。」一並跨下馬來，爭他的首級。只見都是些爛盔爛甲，舊衣舊裳，蓋著的是一泓清水，約有幾杓之多，何曾有個姜金定在那裡？南朝四員大將，你也說道：「眼見鬼。」我也說道：「眼見鬼。」你也說道：「摸了一場空。」我也說道：「摸了一場空。」原來天師收了九龍神帕，也摸了一場空。

天師早知其意，即時謝了天神天將，跨下草龍，竟到荒草坡前，只見四員南將正在猜疑。天師道：「那妖婢弔將下來，到哪裡去了？」四將道：「正掉在這個荒草坡前，是我們一齊攔著他，你一槍，我一刀，你一捶，我一棒，實指望結果了他的性命，取了他的首級，獻上天師。及至下馬之時，都是些爛盔爛甲，破衣破裳，排開來一看，卻又蓋著一泓清水，約有一杓之多。小將們正在這裡猜詳未定，忽然天師下來，有失迎接，望乞恕罪。」天師道：「說哪裡話，只是便饒了這個賤婢子。這一泓水，他就是水圍去了。也罷，閻王法定三更死，並不留人到五更。想是這個賤婢子命不當絕，待等明日擒他未遲。吩咐軍中，與我掌上得勝鼓，大家

齊唱凱歌回。」

回上寶船，見了二位元帥。二位元帥聽知天師得勝，又看見四員大將逐隊而來，滿心歡喜，各各相見。三寶老爺道：「這四員將官連日陷在何處？」天師道：「唐狀元被他石圍，圍在正西方上。張狼牙被他水圍，圍在正北方上。劉先鋒被他木圍，圍在正東方上。王應襲被他火圍，圍在正南方上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何以得脫？」天師道：「是貧道請下關元帥，打破了圍法，方才救得他們出來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這女將現在何處？」天師道：「是貧道要拿他，他走上天，貧道就趕他上天；他走下地，貧道又趕他下地；他適來又是水圍而去，想必是遠走高飛去了。」王尚書道：「那女將方才又在這裡討戰，口口聲聲說道，要與天師賭勝。又說他明日有個師父下山來，他神通廣大，變化無窮。還有許多不遜之言。」天師道：「這潑妖婦果是無理，我貧道若不生擒妖婦，碎骨粉屍，誓不回船。」不知天師往後怎麼樣兒拿住這個妖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